



漫錄評正卷之四

前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稿李賀燦然評正

給事御史皆國家言官也慷慨敢言謂之盡
職畏縮不言謂之溺職自相臣惡直醜正而
盡職者反不如溺職者之得京堂矣然向猶
額內陞擢今則額外添設啞給事啞御史濟
濟斌斌于太常太僕光祿尚寶京兆諸衙門
甚至一官而四五人共之
祖宗朝有是
哉

語宛而多風
庶令人穆然
有深思焉啞
給事啞御史
幾于怒罵矣
怒罵之言徒

以取憾不能動八國風怒而不誹刺而不怒

嘉靖間御史錢籍畜奴行劫近日給事錢夢臯附權為奸皆值京察自度不免思先發制人籍論章考功與計疏竝上奉 旨籍罪當流姑以考功法罷之夢臯論林御史亦與計疏竝上奉 旨夢臯忠義可嘉着照舊供職此兩人真傾危士哉何其事之同心之同而姓亦同也特所遇殊爾
近世士大夫好講學大槩多偽高者博名卑者媒利即依附程朱之理猶蹈桓文之假矧掇拾瞿曇之說益淆孔孟之真躬行君子惟

少湖先生口無過言試以漫錄質之無過言乎否

少湖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涵養純粹踐履篤實辭受取予無一不由道義作止語默無一不可師法自幼至老口無過言身無過動與人交終始如一講說諄諄惟孝弟忠信事即其生平所自修自證者也予師事之二十餘年每見真若坐春風中又若在太古無懷葛天之世鄙吝之心自消名利之心都盡如先生資稟其遽伯玉耶黃叔度耶而造詣則遠過之此非予之私見天下之公評也
先生諱 敬臣少 叅陽湖之子也以廷臣特薦授國子監博士

戶曹郎鄭材見趙定宇少宰駸駸大用寅緣
 公長子拜為弟兄稱少宰太老師深自結納
 會少宰與太倉公相左有乘間訐之者李克
 菴少司徒疏救不報材少司徒屬也雅不為
 所重又逾知少宰必去遂并論二公極力醜
 詆仕途中有此儉和真可畏哉

世廟之欲考興獻也榮屢示其意矣廷臣俱
 堅持正論而永嘉獨首倡異議蓋逆其情之
 必至度其勢之必趨也然猶可藉口曰吾為
 君尊親將順之道也禮既定即掛冠而去之

斯足以自暴其心而有辭于世乃陰為蠶尾
 顯哆虎口扼諸閣臣之項而奪其位然則當
 時抗疏之心明倫乎干進乎方且庇彭澤薦
 郭勛黨汪鉉擠夏言無一非傾儉事最可恨
 者尤在大獄議禮時諸公相顧莫敢先發惟
 侯勛攘臂曰璵萼言是永嘉以此德之而大
 獄起矣時搢紳之死者成者削藉者殆四十
 餘人前大禮杖斃貶謫者二百五六十人昔
 李振為亂世之梟而此亦治世之梟也

永嘉抗疏不敢謂無干進之心然其言近于
 情理不為日共議大臣子拜一官皆得徵

本生身為天子而不得
 父母非情亦非理也本以人子盡物盡志之
 情無以
 情之必至而勢之必趨乃當時廷臣堅持不
 近情理之正論欲與
 英明仁孝之主抗
 正而迂忠而無識者也
 世廟初意期尊
 本生為帝后而止爾事每成于相激後竟附
 于太廟躋
 睿宗于
 武宗之上固議
 禮者之失亦堅持正論者激成之也人臣心
 誠而識高遇
 國家有非常之事不難務守
 正之名而貴權于情理之當藉令當時議禮
 諸臣推臣于微恩本生之心仰體
 世廟
 尊親之孝尊為
 與獻帝后專立一廟以
 奉之則永嘉亦何從抗疏乎又何廷議之紛
 紜也
 天子之家與庶人異
 獻皇帝
 叔父乎昔嘗北面
 武廟躋臣于君計其心
 亦必有惻然不寧者此則為正論胡又不能
 堅持之也會尊為帝后以明父子之倫崇立禰
 廟以別君臣之分仁孝英明如
 肅皇帝
 必能俯從此則情固允愜理亦相安惜乎當

時廷臣始失之激而終失之隨也
 可以干進激者可以博名惟絕不作于進博
 名之想審時度勢揆情酌理不隨不激此則
 純臣之用心難與激亢奸名者道也

崑田邢公善夤緣結納時以才稱嘗奉

命經畧播州楊酋佯服而不肯出反要部道

二公入其境酋來見壯夫千餘持長刀巨斧

夾立其傍二公心怖不能開一語酋請輸金

四萬贖罪邢公即奏功班師而贖金竟不輸

跳梁如故及倭寇朝鮮本兵求和不克執政

薦邢公往救而副將楊元自負其勇公倚之

與倭戰大敗遁回會倭酋死其將引眾去公

倭夷之平殊
 有天幸然已
 凱還十餘年
 朝鮮不被倭
 矣必欲沒其
 功而加之罪

總是不欲成人之美

遣副將鄧子龍躡之亦敗沒竟以平倭大捷
聞冒濫 恩賞焉嗚呼 國家之任人
如此臣子之欺 君又如此豈久安長治
之道哉

儀庭黃先生與楓山章先生定宇鄧先生出
處大致正同而誠心質行邃養高標亦同雖
各躋九列然多從田間推擢方向用即引去
都人士視三先生如瑞麟威鳳爭快覩之而
竟不可常也蟬脫污濁之中浮遊塵埃之外
若三先生其人者真古君子也予幸依黃先

雲間有平泉
陸先生當不
在儀亭定宇
之下

生門墻鄧先生則引予為忘年友惟章先生
不及見而流風餘韻私心寔向往之今鄧先
生已長逝黃先生又在數千里外哲人遠矣
吾將安倣撫今追昔能無感慨乎

余嘗謂有非
常之福者必
有非常之德
以儲之必有
非常之德以
居之必有非
常之德以留
之此論頗與

士大夫不教訓子弟不鈐束家奴而縱令暴
橫閭里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以言之上天
于數千百人中畀一人焉以名位爵祿豈虛
也哉非以其先世積德累善之厚耶奈何不
加厚而反薄之又非以其人能居官則勵風
節居鄉則崇表正大有補于世道耶奈何無

余合

所補而反傷之衰天逾天甚矣以此知其刑禍之及焉必也於乎孰惠迪而覆宗疇從逾而保家天道昭于影响人事鑒于古今可不戒哉

寧夏之變予時在兵曹見總督魏公報疏言于堂翁曰國家設制府正為有急得以調發也魏公當此大變視若小警既不聞躬擐甲冒星馳赴討又不聞移檄各鎮協力進攻策云已遣人持牌諭之矣此事恐魏公不能了須擇可代者以備緩急之用弗聽自此但抄

塘報漫無石畫最後徑請罷兵防秋豈所謂老將智而髦及之耶顧以前時延綏功受上賞予抗疏云 朝廷既首敘學會延綏之

功尤當首議學會寧夏之罪賞罰一明士必用命賊必授首疏入不報間五日而魏公被逮矣或咎予魏公素賢柰何相戾予曰國家事大何暇為一人計哉

自誇

先大夫中雅公云文官不許封公侯制也封伯間有之而多不終如忠勤誠意威寧武功新建皆當其世失之誠意之復于世廟

論新建之功對伯誠不為

從輿論也新建之復于 穆廟由奧接也

予謂武弁自開國靖難外以功勳授世券者

亦鮮近惟李成梁一人又以納賄閣部得之

國家爵賞于是不足示勸矣

縉紳子孫上之克紹箕裘次之謹守禮法最

下則輕棄祖父基業夫祖父千辛萬苦創立

基業豈不欲傳之子孫世世勿替哉或子孫

不肖弗克負荷然能固守基業不肯輕棄猶

可撐持且有再興之望若一旦舉而棄之定

然傾覆不至為竇人乞子子不止也蘇子云周

子孫能守成與否顧祖父積累何如耳為子孫作馬牛蛇蝎而欲世業綿遠高不得之數也

以三失規切之逢其怒三黜而至削籍猶以為附耶伍以不得臺省謂不附當國相公往往高自矜詡迂儒拊人情所豔之史部論富國相公者反以為附耶且余非冷曹如伍之豔羨清要者次當掌選一默便可階卿寺附之何為總之伍生平識見作用但知激左博名而已不問國事之濟與不濟也金閫去橋李百餘里而近其人品孰真孰不真朝議卿詩自有定論在

或問衛子鮮去國說者以為合乎春秋然乎

予曰不然有子云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此忠臣義士所為憤惋而不

平者可謂近義之信歟固不待免餘之攻木

門之託而識者已知其言之不可復矣小邾

射以句繹奔魯使季路要之辭曰魯有事于小邾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由之見高于鱗也遠矣世之君子慎母輕然諾哉

或問景泰季年于忠愍當國任大責重權之所集禍之所起也一旦發難立一天子廢一天子俱出于羣小闔寺而忠愍罔知子嘗譏其疎是矣脫使當時先有告變者忠愍聞之將徑行其誅乎抑坐待其及乎如之何則可予曰是正所謂處大過之時非大過人之才弗能濟者也愚妄意以為忠愍一聞斯謀即召集文武百官備法駕迎

上皇御殿受朝冊景帝為皇太弟復 憲廟為皇太子

不崇朝而大事定矣噫此權也非其人未可與也

景泰天順間事實古今所未有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奪門前之一日業已會百官定議懇請復舊太子當時忠愍所當為所得為者止有此一着不虞是夕遂爾奪門天平人也何尤若如伍之見一聞斯變即集文武百官備法駕迎 上皇豈亦欲效徐有貞所為耶是時 景皇帝尚未晏駕文武百官豈皆有貞其人其誰聽之于 英廟不為效忠于 景皇帝實為謀逆藉令 景皇帝下一旨收忠愍將奚說之辭善乎李文

達之對裕陵也此輩貪富貴非為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覺臣等不足惜如
 何豈伍公于英廟時事尚未之詳考耶
 如伍之見真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乃隱然
 自以為能權亦可嗤之甚矣

王文成奉命處置思田事不候代弃師

而歸大臣事君之禮不當如是或謂公此時
 病甚惡客死之非正耳予曰古諸侯出疆卒
 于師正也卒于會正也豈必以終于路寢為
 正哉姚江雅負道學之名宜于先生之際性
 命之理見之真持之定矣何至將死而昏逾
 也會子云苟得正而斃焉斯無求矣姚江讀

何苦定要取
 駭先賢

此為名言第
 吾鄉有為公
 屬者云殊不
 然

矯枉貴于持
 平過正亦枉
 也

書極博講論極繁獨惜于此二句不讀不講
 也抑亦所謂致良知者猶有未致處耶
 或問官藩臬如何曰待撫按以莊接郡縣以
 和惟莊故可以挽卑諂之風而且伸吾之譽
 諤惟和故可以消倨傲之氣而且來彼之忠
 益

昔人病矯枉過正夫果能矯枉矣即過正何
 妨予獨惡夫不矯而甚之者

或問乙巳冬考選軍政浙福等處總兵員缺
 直到丙午之夏而後推何故予曰各處總兵

總是恃已長
譚彼短

員缺必待賄賂或請託至而後推所從來遠矣此債帥所以成風也予往在兵曹嘗恨職方郎非人使得廉正者為之惟任公舉不徇私情此風庶幾少熄乎

希賢希聖才
揚得名顯得

癸卯年者兒入學示之曰汝生于世不女子而為丈夫一幸也不蠻貊而在中國二幸也不蔽蒙而有知識三幸也不貧賤而生縉紳之家四幸也不萌隸而遊膠序之中五幸也汝徼此五幸而不思所以自立于天地間耶上之則有希聖希賢之事次之則有揚名顯

親伍之論若
以希賢希聖
之外別有揚
名顯親之事
豈以富貴利
達為顯揚耶

親之事語云九層之臺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跬步汝誠有志于斯二者盍自今日始矣

凡請告終養者必親終服闋而後起補明例具在而銓部顧往往自踰之如劉芝陽江纘石皆請告終養者也未幾劉公起巡撫其親固止之不得大哭而別僅數日而親卒不獲視舍歛矣江公起兵備奉親之任征播命下乃捨之而去竟卒于途及事竣回籍則服制將闋矣在二公固自虧其孝而在銓部

則實奪其情匪特無以示訓且如 國家
令甲何哉

世之人可與言者有幾即可與言矣而或不可與微言即可與微言即可與微言矣而或不可與忘言求之聖門若子貢之聞性與天道可與微言者也顏子之不違如愚可與忘言者也

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等耳何以不校為大賢之事不報為南方之強耶曰不校者無我之衷竟置于度外不報者含忍之力猶滯于胸中此其所以異也且顏子北產非南

產也北方剛勝而生于北者乃能以柔克是超于風氣之表者也南方柔勝而生于南者不能以剛克是困于風氣之偏者也亦其所以異也

直臣逢怒不能力救已為宰執之罪乃華亭票擬至此乎時刑部擬斬竟留中

肅皇實無意殺忠介真

聖主也初未嘗發票

喜直臣之免若幸

世廟閱海忠介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 上從之是歲以

聖王之晏駕者下語殊少
斟酌何不云
會
穆廟登極忠
介得免

聖壽六袞停刑至冬晏駕忠介得免噫容悅
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熟救解忠介且
為揚焦山之續而世廟再蒙殺諫臣之
名矣或問忠介免而焦山不免何也曰古不
云乎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
測

漢楊大尉卻暮夜之金曰天知地知子知我
知至今以為美談凡贊揚清德者必引之至
唐之賢者則曰吾性不受饋非畏四知也加
太尉一等矣雖然畏而卻暮夜之金何如不

畏而受白日之金當此賄賂公行之時得一

關西夫子其人吾欣為執鞭焉唐賢失記姓名當考之

芷菴楊公以尚寶丞家居足不入公府地方

諸公初任使人投刺而已予為貴溪之二年

公角巾野服操扁舟訪予于信城之河干此

至定交焉曰吾慕廉明父母爾相與語驩甚

遂定交焉每論古今學術未嘗不移晷也公

簡朴清貞有古君子之風今官少宰不携家

寓公署中無待懸魚而苞苴自遠矣乙巳主

京察首揆以私人錢夢臯張似渠輩託之皆

自誇而喜人
諛

見黜其特正類如此

本一見如舊相識自此數數會晤交淡而情

真

予為貴溪真人張國祥偽造 御寶假官

假勅之關中賣籙事發奉 旨行江右撫

按勘問予廉鞠其狀甚確具爰書當國祥與

其本生父各斬而撫院曹公大埜故江陵客

嗾論新鄭者也駁問再三謂孫憲長該縣堅

不易招即當叅之予上牘云官可罷三尺不

敢廢腕可斷一字不可易曹公大怒然無如

自誇

予何徑自改國祥不知情具題滔天之惡常

刑罔赦竟以賄賂漏網孰任其咎哉

御史房寔論海忠介或咎之則曰乃鍾掌科

愆憑我耳鍾聞而矢之神曰我若愆憑房心

宇論海剛峯當口上生疔死未幾鍾轉少叅

還家居生一瘡頭腫如斗呼號兩晝夜而死

又有李進士者在學時為楊中丞二弟主謀

且覓力士擊其嫂左額殺之二弟及力士皆

伏法而李獨漏網壬辰登第左太陽忽發痒

不可忍醫以刀刮骨破髓出乃死此兩人事

其應如嚮謂無鬼神哉

鍾名字淳李名尚
秦皆雲間人也

徐州控扼南北水陸奏集宋魯淮泗間一大都會也當周之未衰偃王首僭天子朝同列而項羽徧置諸侯王自都彭城英雄之見卓矣至如開創暨竊命之主如漢高劉裕蕭道成朱溫皆發跡于此而元季羣雄倡亂亦徐之隣境也故以形勢論則天下之腰脊處也矧以漕運論又國家之咽喉處也關係要害如此愚謂當升州為府除豐沛蕭礪原隸外另割南直山東附近州縣以益之選精壯軍

此議當

兵三千名設叅遊一員協同兵備道統率訓練而以總河大臣兼提督軍務移駐焉則腰脊咽喉之處巨鎮屹然可以壯山河金湯之險可以杜奸雄竊據之萌豈非今日計安急務哉或者病養兵多費則未聞以四海之富而難三千之餉者也亦未聞欲濟大事而猶惜小費者也且徐土廣漠可置屯田昔之名臣尚可行于羗中何況內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固先王已試之法也

錄評正卷之四終

漫錄評正卷之五

前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檇李賀燦然評正

魯定公時上陵下替極矣故夫子因問而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禮者操乾剛之
 柄而約其臣以品節之閑也以忠者竭坤順
 之誠而待其君以分誼之安也晏子論馭臣
 之禮而曰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左氏
 稱相君之忠而曰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正此
 意也

解忠字淺中
 心之謂忠不
 流不倚純誠
 為國者始足
 以當之妾不
 衣帛馬不食
 粟可遂謂忠
 乎將矯廉之
 士皆忠臣矣

自誇

縉紳宦游善地惟江右為最其士民有公論
 不枉人予為貴溪六年應 內召士民遮
 道扳留久之乃得去既入兵曹即以終養歸
 且五年矣而士民猶追思不忘數百人徒步
 之豫章乞去思碑文于洪陽相公時公以少
 宗伯家居也予浮沉二十餘年近起觀察海
 北過貴溪而父老子弟相携持而來迎者纍
 纍不絕于途至縣則填街塞巷輒不可行以下
至如舊也無不爭覩懽呼曰吾父母齒髮少
已刪改衰而精神如舊也予何施于人而人德之惟

自誇

是六年間未嘗斃一不辜之人亦未嘗取一
 不義之物耳設使當時有大造于地方則其
 思慕而傾向之也又何如哉此可見士民之
 有公論而風俗之厚亦足徵矣

更自誇

改本黃童白叟無不爭先而快覩焉無不相聚
 而歡呼焉

或問達觀一方僧耳何術能動諸縉紳而爭
 師之予曰此易知耳陸平湖首師達觀而諸
 縉紳見平湖之方向用也遂羣而師之非師
 達觀也師平湖也及自太宰罷歸而縉紳之

師達觀者皆叛去聞有一名士生則敬事之
死則唾罵之且以不及明正典刑為恨則當
時趨附之情可知已曰然則何以能動太宰
而首師之予曰難言之矣難言之矣

或問徐孺子人問國家事不答今子林居矣
于國家事猶疊疊言之母乃非明哲之道乎
予曰唯唯否否孺子處亂世遇暗君故其言
遜予處治世遇 明主故其言危各當其

若果留心
國事藩臬儘
可展布薄風
憲之職長紹

可而已且孺子隱士也予嘗從大夫之後任
風憲之職者也茲雖不吾以能置國家事于

璫之炳鈞名
丁挂冠乃不
堪索賔故不
勝枝癢而曉
曉耳

度外耶子比而同之過矣

沈疇之令丹徒以浸潤繫上方齊王召問之
對曰臣坐清問清何以坐曰無以承奉要人

問要人為誰疇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
諸郎皆是嗟乎世不乏赤衣郎亦不乏承奉

赤衣郎者何恠乎坐清者多坐貪者寡也清
者縱或不坐沉下位棄外僚矣貪者豈但不

坐躡要津躋膺仕矣誰秉國鈞而令若是嗟
乎庶吏安可為忠臣空自苦彼哉赤衣郎遺

憾在千古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
獨徐晦送至藍田與別未幾夷簡薦晦為御
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予未嘗不兩
賢之也而李公尤得古人舉讐之意焉此下已刪

伍公丁亥終
養戊子丁艱
歷年未久豈
遂望陞京堂

改予任武選議者以予終養年久欲以京堂

即多了要陞
京堂這一念
感憤著書皆
出於此且任
自譽總是
虛景

擢之會數視同年丁大叅於 詔獄觸富

平怒幾有長沙之謫而選郎唐曙臺力爭之

乃出僉浙中憲司事予固不敢望徐御史而

以太宰較中丞似少遜云

本若在今世則此風衰矣

本改

昔之咏蠅者有云奸人之竟佞人之臭溼

鬱不散托蠅寄跡嗚呼噫嘻奸佞之罔極也

生既附勢死復趨炎變易黑白天性固然取

彼邪人有是是昇滅其種類忠賢吐氣

丙戌冬有

感

蘧伯玉耻獨為君子乃世多有耻獨為小

人者如舍肉以許同列獻棺以殮相孫儉佞

用心千載若一吾何以卜世風之管哉此以

劉善明云在家當孝為吏當廉子孫權式足

矣予甚愛斯言士大夫不孝不廉豈但子孫

受錄平王

前

漫金言上
即如斯言當知希賢希聖之外別無揚名顯親之事語具第四卷中

寓褒于戒可謂善于自譽矣

祗應辯論學術不必苛詆先賢

心既無善知安得良此語甚透

無楷式而禍敗且隨之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故世有位躋公孤榮封祖考而政以賄成名以貪著亦豈顯親之孝哉

予聞一蕪正君子輒有瑞麟威鳳之思焉聞一貪邪小人輒有毒虫猛獸之思焉蓋天性如此業已成癖矣曾健齋嘗戒予云兄是端品第嫉惡心太猛古之君子處濁世而禍及焉多由此耳予甚服之曰兄言吾藥石也今健齋物故久矣安所更聞藥石之言乎姚江講致良知之學其徒簸弄敷衍無一篇

文字不入其說其相誇詡以爲發千古之秘獨不聞之孟子耶人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是良知二字孟子之唾餘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是致良知之說亦孟之唾餘也拾人唾餘爲己秘寶可乎哉且姚江嘗云無善無惡心之體知者心之知也心既無善知安得良然則姚江本心猶未識也一生講學祇空言乎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中主之陋言也而今爲巧宦之捷徑好官自我笑罵由人邪臣之醜

談也而今為希寵之要訣噫端人正士難乎
免于今之世矣

高中玄有經
權策甚快至
矣無以復加
矣

或問程子云權即是經而朱子以為亦當有
辯何以辯之曰權即經之妙用也不泥乎經
亦不離乎經泥經非權也離經非權也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

或問考諸古訓但言貪利而王子晉獨言貪
禍但言求福而孟子兼言求禍人即至愚禍
在思避而貪之求之耶曰而不見夫倚冰向
火折枝舐痔乞墻登壘輩若蠅之聚羶若蛾

之赴火不死不止甚且利纔到手兵已在頸
非貪之求之耶更有甚焉鹿臺鉅橋為聖王
積也瓊林大盈為大盜積也雖高拱五位奄
征四海而已自納于罟獲陷穽中矣非貪之
求之耶

或問執中之旨自帝堯發之而舜之用中湯
之建中皆是義也至夫子則曰中庸何昉乎
曰書以天之降衷為恒性詩以民之物則為
秉彜中庸之說有自矣若所謂時中則夫子
自得獨見之言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

窺時中之妙矣又云孔子聖之時窺聖德之妙矣

朋友居人倫之一等于君臣父子而人多忽視之伐木之風微而金蘭之契薄朝矢暮食覆雨翻雲凶終隙末輩可勝道哉雖謂世無朋友之倫可也嗟乎輕去相位周窮交之危者寧受其困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者卒全其孤斯固希世之高誼也而今其可冀乎

夫于求仁論仁之旨莫要于克己復禮仁也古有志

此最中近世儒者之弊

矣夫子衍之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前有聞矣夫子衍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以大聖人論大學術而猶不敢作聰明如此故嘗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近世儒者務反前賢之說炫奇弔詭以求勝焉偶有一得即嘵嘵誇詡獨挾千古之秘是誠何心哉
江陵丁外艱臺省議以公疏留之臺中序嘗

交可絕幣不
可返女不
以更二夫使
其如吾卿項
烈女不肯更
適自縊以殉
將奈何

吳侍御任菴為首引疾去而趙少宰定宇以
論江陵奪情削籍兩人同榜士相引重遂締
姻焉既而江陵勢日張侍御告滿當入京初
心頓改差按八閩過吳門少宰載酒殺候之
侍御不肯登舟強之乃登酒三四行即起曰
兄可遠我勿近也趙怒返其聘幣而絕婚焉
越十餘年吳子已別娶會太倉當國少宰以
議論伉直得過而吳子之疏上矣于是給事
張貞觀御史陳勗望風劾少宰罷歸而勗尤
極力醜詆予時為兵曹郎不平抗疏論太倉

自誇

又自誇

不持公論不恤人言且指勗為向火乞兒太
倉怒臺中諸公皆怒而予素行斤斤卒無如
之何間數日勗補外則顧涇陽在銓部也
予上疏之日李克菴亦有疏救趙相遇于朝
各問故克菴笑曰可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矣李時為少司徒予素交也

實畏貂璫之
焰為全身保
妻子之計耳
安得自附于
馮公也

自言利之說行而採權之豎偏海內皆如螭
虎添翼而楚之陳奉為尤撫按諸公依阿洪
泌莫敢為民請命予不愛官爵以爭之馮慕
崗僉憲不愛性命以爭之予幸超然繪繳外

而慕崗竟中其毒繫 詔獄五載得出處

以病終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予少時閱時論見愛日題一篇中云前日之日已往而不可追矣今日之日將去而不可留矣明日之日又來而不可却矣讀之躍然匪特可以惕人子養親之心抑亦可以激學者讀書之志遂書座右以自儆焉

予任武庫前司職專清軍嘗請于本兵

國制有一名軍必有一名糧今天下缺伍數多其糧安在當卽以召募土著勇壯者充之

此議是

勿行原籍勾補因陳勾補五害召募五利本

兵善之批予牘云據議軍不勾而兵足餉不加而食足大有裨于軍務候咨各督撫會議題行繼而督撫俱稱便會予遷秩而本兵有東征西討之警遂不果題識者惜之

欽州之南地曰防城與交趾接壤蓋前代貢道也商賈私互市焉而歲歲苦寇韓襄毅公治兩廣始設哨官一民兵百以守之而寇衆不能禦也近時添兵五十亦不能禦也予觀察海北乃倡築城之議會齋捧行不果及復

自誇

任則檄有司相度形勢揣量高卑請于制府而百堵興焉石取諸山灰取諸蛻夫匠之費止三千金而有司患帑竭予多方厝處又以本道廩給二百金益之經營有緒而予解組北還期年而當事者來告竣事予叨起廢竊祿無補而此舉成數千年未成之業屹然雄鎮控制華夷似于粵南有少禪云

徐孺東在諫垣時疏請開西北水田自畿輔始會與李克菴視傳侍御廷杖觸江陵怒謫外予令貴溪公方守制每見輒慷慨談當世

借人贊已

務又以道義相切劘予雅重之以下至京公者已刪改少許可而獨推予遇諸縉紳必曰今天下吏治衰矣敝邑父母殆卓然方軌西京者及江陵敗起擢符卿兼憲職董畿務水田事業有成緒矣而王侍御之棟以桑梓巨害論之遂請告歸公高標遠詣居家有澹臺子之風居官有范文正之抱而賚志以歿君子惜之且也水田一成匪直可減東南之漕儲抑亦可當西北之氓隸萬一徐淮有警咽喉雖哽而心腹自充關繫大矣而當國者竟乏主持尤

可惜哉

改時多尚員通而予操三尺甚嚴羣小或尤
之而公獨是之曰御平民當寬可槩施奸人
哉

胡拱者吳之賈人也嘗賈于南粵誘一寡婦
并二婢以歸至錢塘江婦聞有正妻在投江
死二婢隨溺焉拱素佞佛數延方僧名守恒
者誦經忽爲官司攝去則江湖中盜魁也某
以酒肉餉之獄中僧密語之曰汝待我厚我
有銀二萬藏某處可取之以半救我以半謝

汝拱如其言果得之而重賂獄卒囊米壓其
口而死未幾拱愛妾有娠分娩之女拱起拜
佛則見僧踉蹌而來拱大叫僧已趨入妾室
中聞呱呱聲矣視之則男也拱怖甚令勿育
而妾抱持之乃止及長而容貌聲音宛然僧
也親友皆以四和尚呼之輒應而自號恒岳
蓋拱先有三子長縣令次別駕次上舍甲戌
春恒岳送姻家喪邀三兄偕往至中途遇大
風舟覆三兄皆溺死而恒岳獨全夫拱溺殺
三婦而竟以三子償之又假手于似僧者鬼

神巧妙靈顯若此為惡者得無懼哉

繼山錢王政大司寇景山公之嗣子也天性

孝友事司寇公曲盡承顏順志之道既登第

即給假歸省日依依膝下當選亦不忍行司

寇公強之至中途復返待諸弟友愛極篤生

平未嘗言人過待親友無不從厚數與同窓

同年上公車往來之費皆獨任己丑吳中大

饑道多殍出見之必使人埋之而後去為水

部郎管臺基厥歲可得常例數百金悉卻弗

受都人士甚重之予因與締姻焉司銓者欲

以未嘗言人過稱錢王政請自反何獨不然人有過而不言與人本無過而苛論之者其人賢否何如也

優擢之會病卒壽止四十有九嗟乎天不憖

遺奪我良朋如之何其勿思也

水函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此養生之妙

訣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此養生之切

戒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誠寡則珠

常函玉常韞神不竭而形不敝矣即長生久

視可也

近世縉紳先生及青衿之士無不煽竺乾之

焰而塞洙泗之源樹姚江之幟而張紫陽之

弧者吾道不絕如綫予甚憂之在武庫時聞

局多暇撰崇正編二卷上卷專闢佛教之謬
下卷專闢王說之謬竭三年力幾十萬言草
方就同年孟雲浦見而是之曰兄孔朱忠臣
也弟請卒業焉因袖去未幾雲浦以忤

旨歸予索之則曰手錄未竟有便羽當寄兄
耳繼而予觀察浙中雲浦歸不久而物故且
無子此編竟失所在今追憶之不復成章矣
姑記其大指如此

撰漫錄何如
復成崇正編

予嘗謂求清節之小臣易求清節之大臣難
而秉志未堅末路易改則大臣之真清節者

尤難也近時諸大臣以清節名者若松萊表

撰漫錄時楊
公正掌銓似
不宜貢諛

公心穀陳公芷菴楊公皆予見而知其真者
也若月林丘公寅所嚴公剛峯海公皆予聞

而知其真者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私心向往之矣

曹吳令自守嘗戒百姓云餓死勿做賊氣死
勿告狀此格言也以此為訓而民能從之官
府之刑罰可省矣予往往見爭訟者起于一
念之忿而多至傾家甚且隕命故易于訟卦
諄諄志誠即以訟受服亦不以為貴故予為

之說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敗家
之事非一而好訟者必亾

于忠愍當 大駕蒙塵虜騎充斥之日而

固守京城備禦疆場其功大矣顧有三當諫

而皆失之翠華既返黼座仍據一當諫南內

幽居崇奉久闕二當諫前星已曜青宮改卜

三當諫以委任權力重臣而值此三大事失

此三當諫使 上皇召而詰之其將何詞

以對西市之行宜矣乃誣以迎立襄藩則殺

之不以其罪也

于忠愍天下咸誦其功而伍獨苛論其罪憲廟深嘉其忠即裕陵已知其枉而伍獨以爲宜戮張湯未俊臣當虛席讓左矣真所謂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重出

或問王荆公爲相當時以奸邪目之晦翁何

以列之名臣予曰荆公有二事非今世相君

可及公一日在政事堂聞朝士有呼李憲字

者卽黜之罷政歸貧甚出入乘一驢從一青

衣而已近世相君在朝則權璫近侍不交結

不固其寵居家則田宅輿從不富麗不快其

心庶正若荆公希覲哉列之名臣非過也

嘗聞受人恩而不忍負者爲子必孝爲臣必

忠近世士大夫讀聖賢書以發其跡榮其身

受恩不旣深重哉而卽倒戈以攻之曰釋迦

東伯縱貪殘
惡少年暴橫
閭里有司奉
巡撫檄治之
而悍逆一至
于此伍反津
津樂道之以
為快徒欲醜
詎貪殘之吏
甚非所以定
分而維風也
此等事豈宜
記之以汚簡
耶問之吳
士夫云本
無淫東伯妻
之事

之教高于孔孟也曰姚江之說過于程朱也
如此負心人為子必不孝為臣必不忠

嘉靖中葉吳城惡少年三五成羣暴橫閭里
巡撫見海翁公檄有司治之而長洲令柳東

伯捕七十餘人下獄其黨破獄出之焚縣署
執東伯妻徧淫之又焚撫院翁公與東伯皆

走免東伯嘗令慈谿寇來棄城論死寅緣改
調而貪婪殘虐一方側目至是以激變

士民快之

漫錄評正卷五 終

漫錄評正卷之六

前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樵李賀燦然評正

自誇

予保釐湖南及觀察海北諸公多與採權之
豎交際燕飲問餽無虛日予獨不然或以立
已太峻尤之予曰立已太峻古人所戒獨不

唐之觀察視
今按察較重
畢公保釐東
郊元老分閩

聞交結近侍令甲具嚴乎吾何敢干之 此段已改

今之建牙開
府始足以當
之以觀察稱

本問人之無才者多為世所弃有才者多為

泉憲以保釐
稱藩叅稱人

世所忌何處而可曰孔子不云乎吾將處于

則可若自稱

才不才之間矣是故時而龍飛時而夔伏時

得無僭乎

而閨女時而賁育其間妙用非聖人孰能處之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為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偽疏為士期筆密白操院胡櫟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即寘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管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舍至食衣襪乃死宗武由是躡少

決而宋人
已道矣

參且陪推巡撫矣江陵敗臺省論宗武永茂廉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讜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復道三苗之窟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舐痔邪臣反藐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痊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

善于自斲

曼保平王

二前

鐵椎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屍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襪之報也殺已子者殺人子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正相當云

邇來銓司曲徇人情惠多破格如朱存敬大參即于叅劾疏中調貴州顧襟寓方伯即于敘功疏中陞太常粵西缺巡撫推八省左轄餘五省特以新任俸淺故不與耳此皆從來

未之聞者殆所謂君有短垣而自踰之耶乃臺省竟不糾正何歟

數歲兒豈堪受杖即甚酷吏當不至此

市人楊某販藥致富嘗因索債毆死馬某馬之妻訴縣而周吳令杖殺之一子纔數歲亦杖殺之當時但咎令聽之不聰刑之不中而莫知其故也越十載而楊之長子中鄉試人多訝之無何而楊某病忽作馬某語曰汝逼債殺我又送周知縣銀五百兩殺我妻子絕我嗣汝速將次子改我姓奉祠我姑寬汝其家不從而楊某苦楚特甚始從之病少間復

曰汝我讐也我子豈可與汝同居移之別室
乃可亦從之又曰汝殺三命不可不償言訖
而死噫可畏哉殺人之惡能逃于王法而不
能逃于天理貪官之迹能掩于昭昭而不能
掩于冥冥可畏哉

新建處田州事苟且塞責豈不取輕于蘇受
而貽笑于蠻夷哉後日之叛基于是矣或謂
新建平逆建大勲勞今何遽謂田人勢熾未
可猝制也曰逾濠一乳臭子耳其黨皆湖中
劫盜也新建從上流乘空誠如拉枯朽巢穴

已失倉遑返鬪一恒人能克之蘇子所謂虎
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必置鹿而返返
則碎于熊明矣正此謂也勇于制反王而怯
于制叛夷其才畧不較然乎

文成才畧恐
未易輕議

嘉靖初給事陳洸道諛取寵淆亂國是奸佞
之尤也業已補外覲顏復入真所謂笑罵由
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者士風至此亦可哀
已

安仁由捷徑躡相位君子鄙之獨其論新建
聚徒講學之謬則確論也

議禮議獄大小臣工貶黜謫戍杖斃朝署幾空從來權奸竊柄流毒縉紳未有若斯之甚者嗚呼議禮以阿主上君子猶惡之况議獄以阿倖臣哉

萃按 世廟潛龍時稔知鎮守內官之橫故元年從戶部尚書孫公交之請已裁京通諸倉監督矣未幾給事中張公紳請查革鎮守雖不即允而上心已動既而悉行裁革焉此中興 聖主第一英斷也支大綸乃歸功永嘉不亦謬歟嘗考永嘉所自為傳

重出

歷敘生平如大禮大獄之類詳矣而獨無一語及裁革鎮守事非其明驗耶

大獄實張桂之罪

聞之先大夫云張桂性俱陰險議禮諸臣草疏伏闕撼門為首者兩人以密揭奏聞故皆獲重譴李福達之獄亦以密揭先白枉狀故上即命兩人主其事而公議遂詘韋廷評所謂左右陰主之政指張桂言之也時郭勛方有寵于 上故張桂力排公論而護持之如此噫不忍于逆賊一人之命而忍于朝紳數十之命乎

此議是如以
其陪臣也無
論天子即諸
侯禮樂亦皆
所當備者哉
若謂禮樂仍

天子亦似未
安祭用生者
之祿兩都國
學用八佾各
省會用六佾
郡用四佾始
為曲當耳余
有孔廟從祀
議刻危言中

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稱號必極其尊禮樂必
極其備然後崇報之典斯稱焉故自大牢一
祀而萬世王祀不絕非過也 世廟間永嘉
建議易王為師蓋謂王猶藩國之王師則帝
王之師似以無上之尊尊之矣却又以諸侯
之陪臣不當僭天子之禮樂八佾降而為六
籩豆在成均則降而為十在郡邑則降而為
八是何與稱師之指相刺謬也是名尊之實
卑之也予嘗疏請稱號從先師禮樂仍天子
備一代之典垂萬世之規章下禮部而朱儀

制敬循竟置不覆惜哉 當永嘉建議時華

亭為編修上疏爭之謫外 穆廟初華亭

當國竟不聞改正之請何心如謂已奉

先帝旨弗可改歟則姚江之爵嘗以門生之

故復之矣豈新建之功反大于孔子之功哉

豈一時之師反重于萬世之師哉

古諫官上疏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

廟則宰相待罪所以重言路也而近時則輕

甚矣論疏方上辯疏隨至辯而復論論而復

辯紛若聚訟即元老大臣亦然韓安國謂田

武安曰魏其毀君君亦毀之辟如賈豎兒女
子爭焉何其無大體也今以元老大臣而自
同于賈豎兒女子辱矣且不待罪而強辯匪
獨無體抑且無君矣此下已又有最可笑者
鴻臚卿賈名儒銅臭之夫耳辯疏引諸葛武
侯以自況曰武侯死而後已臣亦死而後已
其無恥如此

此長者之言
乃漫錄一書
月華水而無
寬論
賢者或有微過則曲為之諱不肯者或有片
長則亟為之取此君子長者之道所以成人
之美而引人于善者也

喜人譽已亦
善譽人

予與王澹生同梓里且為舊僚而未嘗相識
也澹生在銓曹時每見諸公必推轂予頃賚
捧謁一齋溫大中丞曰吾慕公久矣一見若
故知聞亦為澹生過譽而大中丞過聽之也
夫為國薦賢之風邈矣間有所游揚非素交
即利交耳澹生乃及于不相識者真可謂抱
獨知之契者矣殆當于古人中求之而今可
多見哉

陽明在西湖林隱寺講學一日及中庸力詆
晦翁之說至于切齒拊膺有一老僧在坐問

曰公為秀才時曾依朱說作文否陽明曰此
 國家設以取士者安得不從曰當時何不自
 用已說曰若自用已說則不得中式矣老僧
 笑曰然則文公講解是公寶筏苦海雖已渡
 豈可便弃耶陽明默然有慙色

予少時館于金壇有一老

儒鄒姓者餘姚人也語予如此予曰是正諺所謂渡江念于聲佛到岸煮老僧也

陽湖

世廟以來吾郡城中以廉介名者
 少叅陸玄洲尚寶金永崖憲副王西
 及我先大父寒泉太守之五先生者皆挺然
 玉立塵埃之表而先大父又以建言廷杖直

聲尤著若朱秋崖中丞袁裕春宗伯已躋
 仕而歿之日家無餘貲清風高節更令人景
 仰云

高皇以此旌

鄉飲酒之禮自古重之我

別淑慝樹之風聲尤注意焉非年高有德者
 勿與非以禮致仕者勿與近時則貲郎雜流
 考察罷閑者無不與矣丁未春有居某者故
 吳縣阜隸也多行不義致富而閭里羞與為
 伍乃厚賂府之署篆者而儼然列之賓位焉
 噫濫觴一至此乎豈國家所以化民成俗者

但宜慎擇其人古禮豈宜輕廢

固貪官納賄之資耶抑奸人借重之物耶予謂此禮徑當裁革毋汚朝廷之典而辱縉紳之士也

汲長孺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阿

意順旨陷主于不義乎斯言也萬世大臣座

右銘也頃 王德未宣 廟圖多舛而二

三元老默默端揆容容台席引炬專稱于文

靖補袞希觀于仲山豈 至尊可獨憂社

稷耶嗟乎矯矯長孺古之遺直九原可作鼎

鉉藥石

此論是

儘有鼻憲而無敢挽越旁撓者顧其人何如耳

國家學政屢經條議至詳悉矣而猶有可議

者各省督學當照兩京例差內臺然後可否

則撫按之撓越僚友之傍撓未必無也各省

直學差當照屯田例限以三年報滿候代復

命然後可否則陞遷之靡常歲考之久曠未

必無也又須妙選學識純粹操履清潔性資

剛執者然後可否則恠誕之收苞苴之入與

夫養驕護短以壞士風者未必無也此于學

政關係最大而當事者顧置不講何哉

予初聞克菴李公誼甚高視傳侍御廷杖謫

官業已心重之癸未入計辱公先施與語便
權洽共恨相見之晚遂定交焉予應 召
得郎署公大為不平而以蔽賢咎當事者公
病予視之則見其臥布被中不施帷帳蕭然
一室嘆服者久之及予終養歸數年起兵曹
則公已佐大司農躋九列已而猶然以素交
遇也未幾轉少司馬則予為屬吏而亦猶然
以素交遇也本兵欲推李寧遠子為緹帥予
以去就爭之公喜曰吾固知兄之不愛一官
而負國家也公貌朴心貞而緇衣之好出自

借人譽已

此論亦平乃
漫錄于座主
明譏暗刺者
甚多殆有甚
于論之者矣
形之章奏關
一時之進退
筆之簡冊貽
千載之美刺
豈伍但以官
為重故獨以
論座主為檢
人耶即伍以
不得臺省動
居已于端品
而居座主以
蔽賢恐長者
不如是也

天性惓惓篤至居然古人之風矣
丁丑同榜有論座主者予聞而嘆曰世不乏
長者雖盤飧必報亦不乏檢人即君師且讐
或問座主不可論歟曰可必也關繫宗社安
危綱常絕續然後可

國家至公至重之典無如設科取士先朝大
臣固有干之者而未濫觴也濫觴自江陵始
而辯者與論者且兩持莫決 永陵時諸

城二子登第被叅 上若曰鑾既為輔臣

二子雖有軾轍之才亦不宜並進大哉

皇言乎足以昭公道而杜辯口矣愚意當著
為令見任輔臣子孫弟侄俱不許入鄉會試
去位乃聽如此則才者得以自見不蒙冒
進之譏不才者無以自達而不妨登明之路
即端揆元老亦何至與二三小臣交口爭辯
以傷大臣之體哉或曰端揆元老朝廷以心
膺寄之而不可疑也若曲為之防是疑之矣
曰三品以上京堂子孫弟侄不得入臺省令
甲具在豈亦疑之歟

玉峯同時蓋有兩士焉張可菴以清介著而
門無雜賓居然有名士之風諸景陽以直亮
顯而疏劾邪臣卓然有烈士之槩今可菴已
矣蓋棺論定矣若景陽邇來何衆庶不譽之
甚也吾以此知處世之難焉將默默自完歟
則寒蟬之誚起將嘒嘒好辯歟則鳴鴉之刺
興我居于廉人且以為污我居于直人且以
為訐是故修己者務內省不疚觀人者當眾
惡必察

梁溪一邑而諸君子萃焉顧涇陽充養完粹
學問深純葉玄室恬淡寡營清修絕俗顧涇

國朝講學之士類以文成
為宗伍極詆文成之非而
夏景平正

又自託于東林若張悵于講學之會者既知近譽時賢奈何遠譏先哲

凡安我素高景逸劉楚磐皆志操超卓而直言讜論足以定國是補衮闕斌斌然盛矣涇陽嘗約予為東林會而再以病阻昔人有尚友千古者而予于諸君子乃斬一堂之晤豈人生遇合亦有數耶雖然神交與面誨固無二也

語云雖有挈竄之智守不假器故自斗秩已上吏各有職司毋相越也何况冢宰統百官均四海權尊任重而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哉邇來司道陞調多聽之撫按在撫按為侵

官在冢宰為失官兩者皆罪也且司道之推

一正一陪惟上所命誠重之也今乃單

題單覆取必于君匪獨輕方面官抑亦

無人臣禮矧司道之奉承撫按可謂極矣而

陞調之權又復屬之望其爭是非爭可否以

共濟國是也豈可得哉

吾鄉地方諸公大都尊貴未有先施于士大

夫者即曾受面拜亦竟不答所從來遠矣頃

予歸自粵中杜門養痾雖稔聞海虞令君之

名而初無班荆傾蓋之雅 妾辱過訪倦倦

伍公當路必喜人趨近刻刪去豈以耿且左遷耶在則諛之去則則諛之亦太特套矣

有若堯克見意且約予與天子爲自王張

文教此古人折節高風近世希觀者耿公于

是乎不可及矣耿公名橋瀛海人進士

狄梁公嘗謁其姊曰甥長矣可令來見吾當

官之姊曰止生一子終不令事女至爾梁公

大慙而去姚廣孝既佐

武后不可無梁公文皇可無廣孝

文皇靖難歸省其姊姊拒不見使婢語之曰

做和尚不了可是好人姚亦大慙而去噫若

兩婦人者皆有烈丈夫之風哉

林仲山忠實清白蔚有古風與其兄宗伯相

友善聞宗伯病甚言于直指求歸不八拂衣

徑去家食十五六年復起予嘗共車中而

重其品之高也不敢雁行焉然公率行

直指離使皆嫌之潛覓其短而待今列

九卿尊顯矣仕途若公雖久淹入伸彼務

爲速化者陋哉

林方尊顯豈得貢諛久淹竟大伸伍蓋借以自况歟

金部

金

